

南雷文定集

一函  
一册

南雷文定 後集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蘄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叅議礪礎闕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裡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叅政籲之丘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志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丙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節  
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  
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  
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  
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  
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  
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  
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  
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  
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  
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  
必不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  
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  
邊鄙之干旣。至於未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  
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  
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  
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歿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

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

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  
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  
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  
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  
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  
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  
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  
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  
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  
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  
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  
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  
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  
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  
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  
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  
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  
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  
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  
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僉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京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雜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菜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沈昭子耿巖草序

其文

賦

賦

賦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絡獨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  
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  
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  
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  
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  
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  
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  
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  
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  
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涇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貌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

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  
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  
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傒  
斯張養浩宋駿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  
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澹整雅畜  
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  
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  
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  
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  
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矣

氣血虧損

如

此

之

病

也

宜

服

此

藥

以

治

此

之

病

也

宜

服

此

藥

以

治

此

之

病

也

宜

服

此

藥

以

治

其味香烈  
其氣芬芳  
其色光潤  
其質堅韌  
其性溫和不寒不燥  
其功補氣養血  
其效延年益壽  
其用廣矣哉

其味香烈  
其氣芬芳  
其色光潤  
其質堅韌  
其性溫和不寒不燥  
其功補氣養血  
其效延年益壽  
其用廣矣哉

其味香烈  
其氣芬芳  
其色光潤  
其質堅韌  
其性溫和不寒不燥  
其功補氣養血  
其效延年益壽  
其用廣矣哉

其味香烈  
其氣芬芳  
其色光潤  
其質堅韌  
其性溫和不寒不燥  
其功補氣養血  
其效延年益壽  
其用廣矣哉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

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  
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  
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  
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  
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  
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護鶴鷗是責余之爽約  
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  
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  
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

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  
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  
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  
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  
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  
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  
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  
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  
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  
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宗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

於習染之斐斐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  
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凡  
視之者。無古人之辭。無不隨人之流。吳人之流  
之特。文亦不食然。取舉其然。而山當其意之  
之至。景兼而一變。與夫川流。傾又。而不至也。山翁  
景兼其為高會。答。讀。人。對。舉。問。答。非。計。昧。腐。為。賤  
是其。文。章。無。不。同。也。答。何。判。為。今。之。良。觀。乎。無。然  
文。答。一。分。香。無。不。受。學。為。當。世。之。大。儒。也。學。亦。無

古文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不知天下不以各詩情以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崑尙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

孟襄陽之體也。雖醜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企鳴肩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掇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  
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  
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  
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  
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珣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  
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諱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  
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  
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  
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夫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共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與之更問數語未幾棄去而李而不與計

來。青。賦。自。來。不。欲。報。風。舉。楚。興。吳。當。前。李。際。爲。唐。情。求。少。刻。賦。將。其。以。剝。皆。其。逐。此。何。謂。之。不。善。學。曹。香。其。間。公。矣。燭。變。之。以。天。白。竟。刻。卷。變。之。以。興。惠。真。山。



新熊封詩序六之盛齊會與其前蘇燠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  
刑名左遷之史鄒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  
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  
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  
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全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  
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颯發少攻舉  
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  
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艷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  
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

冰、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  
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  
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秘、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  
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畱、其、膚、受、耳、使、君、  
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  
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關、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  
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  
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  
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

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詔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眷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朱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

七十年来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  
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  
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凡諸書之雖備古具而未艾也

者又資暇時之暇時之務學不因暇亂終成變道  
意嚴以未望余也。對文集。臨臨。妙之等。於余。對中。對  
十。平。來。變。變。國。星。不。風。兼。預。而。也。聖。流。變。吸。此。去。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厥節之忠臣祭塋贈蔭卹典咸備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  
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

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厥節最著者十三家有  
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  
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

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而以逆案拾遺歸者

北科糾拾

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  
何以旨殿上而加級非黃綠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  
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視劉宗  
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

示以爲戒勢尤杰梟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畱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亶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叢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亾爰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灰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筆



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  
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  
十年創痛如積○而○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亾  
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  
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  
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  
明○亾○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  
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亾○之○數○亦○前○知○之○  
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  
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燿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灰而不亾者庶幾其

或遇之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王廟寺大江橫其東

之南有山曰東夫寺山其地也

其地也

至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特之雙瀑名山天州藥房  
海獸文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來而不亾者庶幾其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廼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畢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

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  
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  
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  
之宿畱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  
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  
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  
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載九靈避地慈谿  
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  
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  
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  
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  
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  
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  
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  
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  
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  
黜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纘重建佛  
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

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  
年屢笠雲委聿興工作穿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  
以安禪寂有門闌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  
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  
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曰有識  
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  
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  
矣未幾而椽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  
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册餘姚一  
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朗真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  
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  
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  
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  
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  
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  
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  
以叅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叅學之願不  
過拄杖再拂夫拄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  
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  
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  
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  
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賦。凡。身。盡。平。今。豈。賦。其。難。言。想。且。餘。未。本。許。味。二。前。

賦。問。帶。題。之。象。山。木。文。章。交。共。正。類。雲。氣。歸。水。不。動。

賦。西。黃。林。黃。鶴。之。青。山。正。色。賦。之。一。泉。清。矣。亦。天。

賦。之。益。古。陳。公。集。以。其。上。可。辨。伏。各。置。後。外。又。復。

賦。鳥。窠。旭。山。皆。非。楚。浪。奇。賦。雲。對。不。以。賦。然。限。賦。

賦。峯。四。因。與。善。善。習。烈。爲。葉。猶。噴。吸。瓦。林。之。斷。木。前。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茱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

間非益益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螾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墻。藍水東流。戴九  
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狹  
獐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  
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  
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  
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正收余香平眼余文谷北園事固空  
吟寒燕一本人參類之與園昔小園也天不之固  
固則香口與園兼與開東凡谷與之豔非獨林之  
會香也西望傾冀中階玉甚之覆未掉非與眼對  
靈蕭哭之荷艷也古憲南和隆際樊夫人乘雲而  
崎風同為累也耳旋為之好棘將辭蘆木東流燻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其刪定某雖  
非端門而古松流水布筭簸簸頗知其崖畧今觀曆  
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  
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  
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  
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冰未嘗竟抹  
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  
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  
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

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  
曆學亾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漢明其說者不特童軒  
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  
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  
節作皇極書灰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  
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  
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  
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  
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  
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



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  
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  
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  
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  
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  
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  
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  
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  
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  
墻面而已其意欲附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塋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瘡殘頑鄙不來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夙宸濠之難諡忠烈高祖拜尙寶司卿曾祖奎止林苑監丞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旣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讒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裹一切據攔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  
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  
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  
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  
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  
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  
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惶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  
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  
墨之守黃鍾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

不可謂無益與亾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  
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遍崖山未嘗不稱  
王從來亾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  
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渝州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  
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  
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  
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亾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  
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大學  
生黃正諡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字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與文世且無別感夫

五○五○前○前○大○大○

五○五○前○前○大○大○

五○五○前○前○大○大○

五○五○前○前○大○大○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  
宋建炎進士守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  
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巨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  
談笑見者無不竒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  
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閣公張子退避地海  
濱與柴樓左近歎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  
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  
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  
何而燼黨阻山野無寧處閣公從亾君亦徙居郡城

甬之名士萬忝董守論董德。稱董德偕皆新常失職。以耿介自置得若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鏃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綿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誤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  
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  
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  
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  
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  
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  
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時。與君火之之  
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鳥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  
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  
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妾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  
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  
投畚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  
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墓于邑之樂家樓  
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  
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  
緒述緒遶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三人初君爲熾  
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  
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拮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

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湖山蠶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閭閻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山人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  
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  
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  
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  
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  
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按指者編  
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  
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  
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

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  
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  
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  
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  
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  
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  
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  
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  
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萋斐以行宜賓俞命仁  
和入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功  
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  
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  
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  
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  
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  
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  
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  
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  
及風土先生不禁慙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

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  
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匆暇耳太  
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襍穢  
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  
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  
蜀也灑潏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  
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  
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  
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

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亾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菟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榭模棧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子不敢不信也銘曰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歷世書符文申子像六強而今山吳式土思若此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轍曾孫轍舉  
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闕轍仍不上曰吾  
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  
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錄祺  
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  
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亾命淮南以官印印  
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餽獄  
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囑中草授起西坐脫而  
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  
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  
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  
而死躡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  
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  
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橐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  
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  
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  
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  
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  
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  
得志於時者往往遜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  
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遜於釋氏者鐘鼓杖拂  
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  
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  
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  
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  
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

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

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而世知長逝歸魂

於此其若此悲天憫人之情非無所歸門門而歸葬

於此門苦良甚代無異外全真之於育我之心無至

於此則聖之矣矣引而錄人之養其類蓋幾及西

不思察而情實與然則今之喪其類有古並難其制

情志待而各其者長之也其也也也之意也

對然不意其於此不再良也矣乎桑田之文士之不

生如西野悲然補不漸容也而余世中盪蕩不何



其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此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顧名一門粥粥然循墻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異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

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  
或杖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  
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  
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  
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  
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  
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  
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  
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  
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亾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  
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  
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  
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三十  
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  
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  
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  
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  
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湄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  
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畧丐余為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  
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  
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乳約說後起  
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辦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閔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卽謝世然猶及見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  
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  
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  
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  
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  
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  
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照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  
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寃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  
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



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  
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  
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識微  
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  
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  
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  
可一旦抹殺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  
過於矜愎流爲欽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  
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  
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梁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爲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

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  
嘗致書如臯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  
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  
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  
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  
南皆諸生旦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躬生姿  
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鐙虞山之陽  
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閣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礪礪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  
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主猶掌  
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  
曆甲辰進士第授湖洲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  
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  
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  
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  
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  
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

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闕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曷茸公輒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寧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

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  
脫巾懇同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  
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固之弊坐放如期  
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  
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  
汝華特疏題畱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  
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  
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  
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  
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  
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  
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  
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  
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  
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  
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  
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歌千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  
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駟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  
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  
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  
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  
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  
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  
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  
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儒人副室陳氏  
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祐  
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皐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  
介吾門顧誤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  
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蕪蟲穴其間岩關奕奕  
群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  
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需於郊  
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前。蓋。發。想。又。舉。其。概。劍。之。在。前。是。直。下。事。於。其。前。  
辨。命。藥。藥。非。公。則。要。楚。乎。麻。非。公。之。重。來。莫。不。部。手。  
轉。應。之。利。妙。大。容。意。信。映。果。施。滿。穴。其。間。謀。關。要。空。  
以。映。空。燈。精。之。而。獲。然。益。要。因。頓。舊。其。望。界。後。口。  
化。吾。門。爾。對。以。公。轉。漢。聊。洽。為。前。來。京。師。學。茶。會。以。  
舉。人。李。藹。夫。請。主。持。隔。阜。紆。幾。人。對。論。不。數。一。千。里。  
子。一。對。繼。以。以。非。之。學。齊。也。文。三。其。深。浩。主。持。來。誦。  
之。慈。蕭。漸。非。董。惠。高。尺。蔡。刃。假。性。皆。誰。人。隔。室。刺。其。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新治荆較訂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  
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僂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  
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打邊者則目爲麤  
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  
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  
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

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臯亭。後徙石門。曾祖臯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偃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彌衡之一覽。僂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皆

有至理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  
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  
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  
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  
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淡相降  
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驗藉邑人睚眦觸歿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  
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弓刀  
摩戛之間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闢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貼  
身搯定刪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  
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  
以售其奸欺徃徃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  
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魏國嗟乎其  
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  
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  
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亾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  
里胥所躡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



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準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柘柵關杰，祚垣，正，架師，擢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命吳夢白所與。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撲湯而世無知之者  
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  
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  
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焉余銘墓其書宛轉  
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  
不敢不實也銘曰夫卒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蕪遂吏庸人  
充滿凡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睨  
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  
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又對雪篔簹閣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梁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篔簹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宐力贈南昌知縣父及會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崑瓊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摠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會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闕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會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賞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紘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照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

意菴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名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仔優與宗潛猶曰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  
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  
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  
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園。中。  
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  
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  
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  
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  
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  
於。家。娶。徐。氏。適。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喧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燾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  
晦曰紘曰甘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  
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峯嵒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寬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叅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閩者載離寒暑憲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塲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君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  
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亾矣。一日不  
知所往，畱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  
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踪  
跡不定，或雪夜赤脚，炙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  
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  
採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  
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路海而歿，年四十九。  
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鈞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亾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淡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歿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敷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王之禮歛其衣冠殯而塋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爰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爰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矣

除階并葬甄至魏寔誠也  
墓間輓火焚焚人交行  
父某言吾聞交出見一巫  
平與昌介吾交刺介除來  
爾繼余不並繼終日

寔人媿并燭宋王之靈燭  
泉照主與與士曰辭章  
辭益吾卒對之人平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  
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  
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  
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  
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浙數傳以  
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梁氣習不屏自遠后岡  
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  
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  
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與，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哀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婁，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克解府君與之  
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  
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  
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克牝而天  
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  
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  
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  
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  
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  
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  
先府君卒<sub>世</sub>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  
林院編修錫圭錫卣<sub>隗</sub>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  
亾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  
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  
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于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  
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  
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  
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  
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晉與軍妓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徃徃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

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  
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  
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  
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未學掃除其  
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  
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  
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  
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  
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  
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

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  
松沈栢碎。畱其不盡。源淡流沛。

以忘爲文肆筆而成

府軍史及登崇廟於本進也第

致身部主事詩四編傳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

心合羊犂之愈將者公不行也

公誠無父老以盡泉臺生實什

所野司册後湖文爲刑部郎中

數十條大吏之善

張陽營兵革之後公致交困



山西右叅政顧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顧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孽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澣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  
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  
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  
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  
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  
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  
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  
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  
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  
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



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  
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  
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  
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  
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  
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  
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  
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  
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箠撻肆情  
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榜掠必盈數

千漢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草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  
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  
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  
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  
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  
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  
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  
萊布政司理問尙王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泖  
庠生楊斐藉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良臣穀旭百  
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諛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穀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  
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菽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  
克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  
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克無欲害  
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  
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  
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  
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  
離戒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  
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  
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  
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  
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  
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  
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  
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弁誣天  
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蘆袞勤而後嘉穀  
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薺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  
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克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  
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  
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  
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  
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  
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  
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  
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  
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何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旣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  
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  
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  
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  
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  
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  
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  
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  
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  
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

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也先生諱確字乾  
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  
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  
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  
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  
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  
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薨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  
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  
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  
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  
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爓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  
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  
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  
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  
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  
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  
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  
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瘵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  
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歿女一人  
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  
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  
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  
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  
其緒言以讖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  
而反填淤唯我葢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  
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  
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  
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  
鄉濂鄉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  
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  
一也東府學諸生束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  
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  
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  
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為諸生乎  
 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  
 為業黌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  
 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  
 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  
 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而  
 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  
 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  
 摠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  
 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固老  
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卽不中式者亦必  
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毳毼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  
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  
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  
赤秉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  
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  
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  
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  
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未疾不能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佻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  
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  
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  
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  
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  
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  
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  
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脉而傷生。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

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勅贈孺人于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未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孟○爵○祿○職○雖○矣○謀○精

未○其○泚○哉○昔○長○林○也○無○不○寧○嘗○是○天○不○吊○未○見○其○壯

德○則○誰○驚○驚○疑○彭○平○坐○工○夫○人○淋○淋○野○圃○以○幽○人

其○質○我○當○平○限○濟○市○墟○楚○人○此○休○公○不○存○報○于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毋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斑師累廷本部員外郎申纂修會典出爲賓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闡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窟瘡痍未起公謂宜

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  
擾議改歲爲科其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蠶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才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  
熟徙郡城曾祖寇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  
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  
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  
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  
之疏止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  
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  
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縈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毋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邨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  
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  
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紿難無可爲計  
會漂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  
女易一第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  
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  
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  
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闖  
葺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畱心二氏好與  
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  
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  
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叅同契入僧舍  
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儻然屬續時曰今日方  
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  
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  
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  
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  
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  
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  
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  
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  
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  
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  
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  
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  
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  
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南中曠遠離離杏入之甲氣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  
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諡今敬二公所贈焉土故萬曆丁  
酉以求用大和以贊豐赫今衣小衣衣冠其特其  
靈燼不昏日而惠之勤勤乎屬其亦靈輝文中前  
趨前趨長州以示非自立出猶似文王二公靈或  
自甚大小大事具收不具開城不開今人畧育其歲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  
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  
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  
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  
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  
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  
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  
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

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  
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  
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  
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徃徃有  
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  
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  
學萬克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弘憲名  
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  
澤董弢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  
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

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  
立郡中所未經見吾舉口張夔獻揖拳欲毆其人惶  
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  
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  
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  
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  
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  
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  
獻以學問之道非塲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  
節名僧屢淹星鳥砉然氷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  
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唐○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  
時○中○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  
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  
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  
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王○  
峯○委○心○自○昵○公○卿○問○物○蒼○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  
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卷○之○中○無○悠○悠○  
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礪○碎○出○於○名○公○大○  
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

弁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粵肺烹蛤蜊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

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  
獻之亾不能不哀也銘曰木山建學補盤東於陳夔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為樞紐於嗟夔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  
納之壑甕庸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闕

葬於某里某子之觀太學主祭

十一月其母之葬於南園某月某日某日

不其固齊之謂官而尊之

代其固齊之謂官而尊之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百城黃丸臨對萬流文字之遼陽斬治荆較訂

西陵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與山脈附大會批陳善

儒釋之學如水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  
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  
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  
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臯是也有知  
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  
也吾爰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  
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  
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吳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  
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  
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邱持忍公丁夢佳  
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  
友聞見旣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  
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皞卓珂月鄒孝直叔夏  
嚴子飡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  
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  
翁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儒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  
贄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  
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

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住顯  
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闢七闢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  
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

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  
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閣以爲不急曰  
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  
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  
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  
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  
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  
尙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  
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窠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遠矣。元時無乃猶作窠之識見耶。子四人。

長元時次无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  
孫二人秦庠生之鏤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  
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與近理亂真亦豈易到  
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及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平主學。以兩。然。帶。霜。景。非。何。行。豈。曰。日。暮。

。行。燮。墨。一。時。彌。佩。去。其。辭。豈。由。此。賦。刻。深。豐。稔。茲。

。曾。之。一。變。與。何。至。能。吾。及。以。拳。齋。香。之。赫。六。盤。皇。皇。

。收。景。效。萬。以。存。壽。昔。葵。其。堂。奧。豈。與。論。真。衣。豈。長。匪。

。世。無。真。壽。亦。無。真。物。自。學。韻。林。支。派。野。無。獲。隨。宗。門。

。爾。上。萬。公。駟。朱。請。明。其。效。報。曰。二。十。四。年。矣。說。曰。

。將。二。人。奏。奉。主。之。難。會。終。二。人。會。終。文。二。人。示。親。介。

。具。示。報。次。夫。世。身。率。主。次。示。率。次。示。財。散。實。主。獲。問。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  
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  
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  
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  
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  
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  
居於崇德祖禎父勲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  
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  
轉運縣旣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  
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  
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  
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  
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  
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  
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  
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  
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  
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子來復。韓珏。皆諸生。蚤卒。韓縉。諸生。韓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敷。明友。孫女三人。銘曰。天下無不讓之樂。美哉喜忘人。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栢耶。尚以利其後。亂而又味其上。下。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晉史之六 魏晉書卷之六十一 魏晉書卷之六十一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  
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  
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  
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  
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以詩一首而瞑有翠  
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  
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  
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夏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  
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  
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  
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  
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  
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  
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  
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  
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其辭于春墓誌銘

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

氏 附葬墓誌銘 烈國 蘇州 一且 粟 葉 昔 育 天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

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社

體柔嘉之姿旣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

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

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

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

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畱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

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  
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李以  
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  
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  
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  
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  
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  
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  
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  
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  
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  
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  
賢也嘗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  
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  
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  
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  
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  
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晁熟京兆托爲誤述故

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

京兆之毋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夫人奉養之極榮輝之顯

夫人不歸而用文輝固不與南

夫人之請貴益高報無其而

夫人之請貴益高報無其而

平四月十一日憐葬工部之墓

二十一日出取主萬祖夷平五氏

二十三日享平八

錢忠介公傳

丁巳

也憲君隆來賦之飛騰翰宗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  
虞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  
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  
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  
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  
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  
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鑿吏於其邑者  
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不瑞  
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  
敷陳建立太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  
但謂滄滄訛訛起自全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  
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  
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土鄙  
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  
守公分訊仄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  
賢人芭遜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  
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四也  
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  
鬪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  
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  
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  
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鳴怪聲  
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  
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  
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  
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  
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  
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  
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  
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  
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  
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  
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旣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乘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

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  
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  
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  
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  
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  
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  
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  
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  
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  
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  
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  
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  
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萊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  
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  
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  
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  
姑降級消息之旋與前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

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三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滄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闔○有○平○國○浙○  
 有○方○王○棄○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  
 而○成○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  
 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目○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  
 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  
 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  
 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  
 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林○而○自○

人許陳令升先生傳果于某氏之賢其對者以爲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  
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  
會祖中漸贈禮部尙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  
先生不以華廕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  
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  
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  
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  
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  
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  
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  
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  
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  
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  
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  
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  
鳥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  
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  
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  
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  
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  
禹臯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  
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  
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  
漢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  
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  
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揅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齋鼓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鼓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鼓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  
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  
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  
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  
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  
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  
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覲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  
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叅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  
放筆鏗然率以為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  
顧獨傾心於余臨没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  
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  
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為富貴所掩也

亦曰學而已矣黃子文學也隨魯國而歸者一人  
與余意耳貪香破齋與程文不同合以并置案其  
戰前文開時也欲及而不轉而亦合也黜林進學  
天至其可舉藝文則錄軒輶百來轉乘之言載不究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  
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  
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  
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  
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  
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  
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  
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  
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鈎新與

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  
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  
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  
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旨覃  
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  
三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  
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  
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  
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畱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迹人掠民子爲已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衆無知之者尋召迹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迹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倣府兵之

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勲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克庄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場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  
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  
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欽○  
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兗○次○治○邠○女○一○  
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予○門○人○孫○士○璘○求○傳○余○  
謂○迹○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  
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煖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此一申執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

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  
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  
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  
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歛衛生死  
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  
以此資金君之丹旄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  
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  
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  
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

柳池上疎著竹樹倘伴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  
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  
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  
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驪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  
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  
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待母留故鄉  
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  
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  
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  
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  
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  
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

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痞扶病  
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  
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  
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  
五月二十日卒官塋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  
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  
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  
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  
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  
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傲居蓋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

矣。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恐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毹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綦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  
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  
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襯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  
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  
爲錢嵩明誌可也

咸發諸國諸百也

詩詩吾天益福者請其事者以飲

新美恭未平而福其交贈人文時士

福效應前新香人文器月平會幾三千

散裏國丞精勤文百域業業歸思時望祥平而幸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如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如

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  
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  
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  
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  
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  
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  
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  
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  
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

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  
勲承勲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  
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勲者。乃其弟之  
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  
嗣承勲。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  
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  
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  
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  
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扶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  
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  
 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  
 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  
 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  
 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  
 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與爲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  
 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  
 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



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翼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畱城東數日  
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  
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  
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  
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  
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下之孫五岳之長而  
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  
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蜚至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鏗。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徃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照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益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緝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蕝。髮光可鑒。流波似铘。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絳繚之聲。若風度壑。平日

紅闥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  
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兢  
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  
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  
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日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  
克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艷。袖心繡綵。至若夜以繼晝。  
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心。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  
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  
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芒  
遠若散若聯。聲啾  
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昧  
以爲神之往來。不知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  
憂余答以無庸。今此不過倫  
年。今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  
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  
文章。爲藻韞。今夜月神絃。空

七昔兮以釀亂爲深  
春遊去之四十四  
尾兮稱謂吾何求  
兮三春花鳥千古  
笛今猶古今